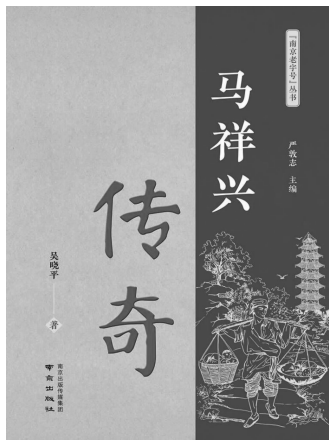


老吴的马祥兴

□祁智



《马祥兴传奇》
吴晓平
南京出版社
2020年4月

马祥兴是百年老店，南京唯一一家有案可稽的186年的老店，我经常光顾；老吴是我同行，30多年前我俩曾在一家报社同事多年，每天看他拎着一只采访包，屁颠颠地出门采访，煞是辛苦。

老吴现在是南京地面上一个颇有知名度的主持人了，我一直很奇怪，他颜值不高，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不晓得他怎么火起来的？近日他又写了一本《马祥兴传奇》，还是大量的南京方言，离奇的故事，浓郁的城南地方特色，不用看封面，开卷一读就晓得作者是谁？所以我说，老吴的马祥兴！

仔细读完此书，再看看作者后记，我觉得我的判断没错，这本书就应该是老吴写的，也唯有老吴，才能写出此书。首先这本书标明是“传奇”，但作为记者出身的老吴，并没有胡编乱造。作者为写这本书，翻阅了大量资料，采访两个多月，从1949年前就在马祥兴干活的

老厨师，到马定松、马定文现在仍健在的后人，将马祥兴100多年来的店名更迭、店址迁移以及抗日前后店面兴衰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的确不是一个“传奇”就可以糊弄过去的，完全可以作为简史来读。马祥兴这家百年老店，在南京人心目中很有分量，许多老南京也知道它的既往，如果想含糊过关，或者编得离谱，南京人不仅不会接受，还会反感。书中所写人物关系，特别是马家亲戚辈分关系，都不能搞错；给他们题写店招的民国要人、经常光顾的民国文人，也不能张冠李戴，否则这些店招和老招牌都在，写错是要闹笑话的——写到这里，我仿佛看见老吴还像当年和我同事时的记者模样，拎个采访包风尘仆仆出门的身影——也唯有这样，这本书才能具有史实效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传奇色彩。老吴从小

在城南长大，除了一口地道的南京方言（这于他文学写作很有利。他之前的长篇小说《金陵二胡》和个人散文集《听老吴韶韶》，都得益于此），还对南京的民风民俗，包括地方掌故，都烂熟于胸。我欣喜地看到，作者在着力刻画主人公性格和编撰其故事时，没忘了城南的地理特点，闲笔虚晃一枪，又将历史上颇有争议的“蒋驴子发家”故事揉进了进来。关于蒋驴子发家故事，南京民间传说很多，版本也十分混乱。有关部门近期虽然在老门东恢复了部分他当年“九十九间半”的旧居，但他究竟是如何发家的？是不是太平天国时期赶驴子发的国难财？甚至这个“蒋驴子”究竟是富豪蒋寿山还是民营企业家蒋翰章（有研究文章说他们其实就是同一个人）都没搞清楚，不过，因为这个故事在城南流传甚广，市民耳熟能详。那么，本书既是传奇，又是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发生的故事，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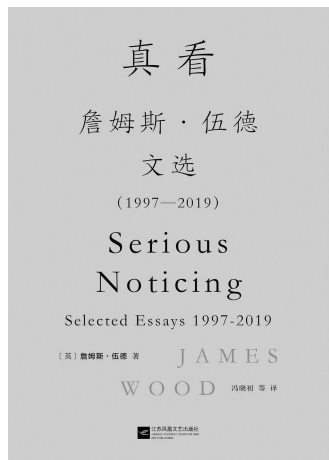
巧妙的写了进来，既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同时加了注解，也不失文章的严肃性，给后来的研究者一个可以考据的落脚点，有何不可呢？

掩卷细思，本书写得辛苦。既是文学创作，又是历史钩沉；既是小店剪影，也是古城侧证。从太平天国晚期，南京大报恩寺下的一个荒废饭摊的发家史，作者浓缩了南京百年战乱下的百姓生活，也色香味俱全地描写了餐饮文化的发展，包括“京城四大名菜”的诞生，都有强烈的科普性。作为他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为他这本书的出版真诚祝福；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又为无法界定这本集小说、传记、新闻一炉的“奇书”称奇。放下这本十多万字的小书，我仿佛又看见其貌不扬的老吴，用他那招牌似的假笑向我招呼：哎哟，你说它像什么就是什么，只要你看着好玩就行啦！

呵呵，狡黠的老吴，聪明的老吴！

察觉力让文学批评有魅力

□杜鹃



真看

詹姆斯·伍德
文选

(1997—2019)

Serious
Noticing

Selected Essays 1997-2019

詹姆斯·伍德 著
JAMES WOOD 冯晓娟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真看》
詹姆斯·伍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11月

我一直向往这样一类批评家，阅读他们的批评就像是看某个伟大摇滚乐队的现场，既有一种录音室里“滴水不漏”的精致的视听体验，又有充足的即兴的空间来松动我们以往的审美惯性。而詹姆斯·伍德正是这样一名批评家。他的每一本批评文集在我看来都和那些伟大的摇滚乐现场专辑一样经典，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去重温他们，就像重温那些伟大的摇滚乐现场一样。

《真看》是新进出版的詹姆斯·伍德文选，其中收录了詹姆斯·伍德从1997年到2019年的所有重要评论文章。我想先从这本书的英文名《Serious Noticing: Selected Essays 1997-2019》谈起。“Noticing”一词通常译为“注意，察觉，注意到（听或看）”，而如果结合这本书的内容来直译书名的话，或许很容易译为《认真的注意》或者为《认真的察觉》。但是，在汉语的语境下，无论是“注意”或“察觉”都和传统意义上的阅读离得较远，所以说译成“看”虽然从字面意义上来讲不像直译那么精准，但是又更符合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个词在英文里虽然是个日常用词，却极好地总结了伍德的批评风格。在我看来，伍德最迷人之处正是源于他的这种

“Noticing”的能力，也就是他的察觉能力。除了极其个别的文章，比如《保罗·奥斯特的浅薄》，在他的文集里的绝大多数文章都鲜有类似于“浅薄”这样的“断言”。在整个批评界都被“断言式”批评所笼罩的今天，伍德则用他的“察觉”能力打动着我，并心以以往之。

詹姆斯·伍德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当我评论一部小说或一位作家时，我本质上是在亲身见证。我在描述一种经验，并试图激发读者产生这种经验的体验。”我想，从这两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伍德是一名小心翼翼的批评家。他如此谨慎，以至于他几乎很少去对一部作品进行某种价值上的判断。然而，在小心翼翼的同时，伍德又是充满激情的。他的激情与那些青春写作所不同的是，他的激情是建立在大量阅读体验之上的一种文学的境界。当我在阅读任何一篇伍德的批评文章，我都能在脑海中建立起一名如痴如醉的读者形象，就像他所说，“我们贴得近近地，为能够像海豚一样在滋养了自己的元素中游泳而欣喜若狂。”伍德向往一种既是批评同时也是重新描述的批评，以至于他的行文是如此贴近他描述文本，我们甚至可以像忽略美酒的程度一样，忽略掉他的批评观点以及批评策略，完全投入在畅饮之中。

回到刚才所提到的“察觉能力”，在这本文集中，最打动我的是那篇《私货：向基斯·穆恩致敬》。或许很多保守的读者会说，一个文学批评家用一篇乐评向一位早逝的摇滚明星致敬，多少有些不务正业之嫌。但是我却认为这是最能体现伍德风格的一篇文章，把这篇文章放在文集的开篇之作，有着极好的“暖场”效果。至今我都坚信，音乐评论要远远比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更难写，因为它需要评论者具有一种对无形之物的“察觉能力”。且看，伍德在这篇文章里是怎样描述他的偶像基斯·穆恩打鼓：“为了一个即兴加花延迟过门，穆恩没能在乐句的自然结尾处收住加花，然后就带着他这段轰轰滚动的过门，跨过这一条乐句直接来到了下一乐句的开头。”我想没有极佳的察觉能力，是没有能力用文字的方式捕捉到这一细节的。然而，伍德的能力不仅在于描述穆恩打鼓这件事，还在于他能在描述完这件事之后，还能顺势带出自己“私货”的能力。在描述完穆恩打鼓之后，紧接着伍德便写道，“对我来说，这样的奏法像是一种散文写作的理想范

句，是一种我一直想写出来却总也不能自信写好的句法：它是一段长长的激流，形式上有所掌控而又有狂欢的凌乱，滚滚向前推动也能随性分心旁逸，盛装出席却顶一头乱发，小心周到同时无法无天，青红是非混为一谈。”在这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伍德对一种“滴水不漏和大规模即兴”式的文学批评的向往。在写穆恩的时候，伍德说穆恩最令他痴迷的地方，就是在穆恩在演奏的过程中会时不时地即兴加入自己的一些“私货”，而这些“私货”又丝毫不影响穆恩所在的谁人乐队演出的整体性，反而为其现场注入了更多的能量。穆恩的“私货”具有高度的不可复制性，以至于在他去世之后，谁人再也找不到一个可替代穆恩的鼓手。伍德的批评也是同理，敏感的读者会看到，伍德绝不是嘴上说说要向穆恩和他的“私货”致敬，而是身体力行地在他小心翼翼的描述中，时不时地加入一些自己的私货。

伍德绝不是那种板着脸的，只会就事论事的批评家，他会在文章中时不时地用看似是跑题的方式，为他的描述之中加入一种特殊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正是文学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方式的魅力所在。

江湖是一种理想

□王淼



《阮途记》
舒飞廉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年10月

江湖是一种理想。读舒飞廉的《阮途记》即可以看出，他理想中的江湖原本是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地方。而他理想中的江湖中人，则有着纯粹的心灵，可以恣意挥洒，驰骋岁月；有着自由的灵魂，能够纵情纵性，快意恩仇——或者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或者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人固然生而平凡，但平凡的人生却能够通过不受拘束的想象力进入不平凡的世界，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在江湖的世界中得以尝试，得以实现，毋宁说这正是舒飞廉的江湖理想。

虽然披着武侠小说的外衣，舒飞廉的《阮途记》其实还是一种文人创作，其中虽然不乏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但作者显然不是为了单纯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以文字构筑一个繁杂瑰丽的江湖世界，进而

借助这个江湖世界，寄寓理想，抒发情怀。舒飞廉在《阮途记》中一共讲述了九个故事，这九个故事既单独成章，又相互关联，其中人物，诸如满腹才华，却落拓失意的赵文韶，误入洞庭强盗窝，修成绝世武功踏入江湖；诸如夫妻伉俪、归隐山林的袁安，却执意告别桃花源，甘愿重返刀光剑影的江湖；诸如像鹰隼一样来去自如的新科状元郎张竖，没去王谢堂上相亲，而是牵着一头野驴，自由自在地流落世间……这些人物既脱略行迹，又不拘俗套，他们分别象征着舒飞廉刻意追求的境界——当世俗中人大都被世间的庸常与琐碎磨平了棱角，消磨去锐气，从而变得世故而圆滑时，唯有江湖儿女不屈己，不干人，仗剑天涯，笑傲权贵，依然保持着游侠本色。

在舒飞廉的江湖世界中，也有

一些非常好玩的反派角色，他们虽然以江洋大盗的面目出现，却同样不失是性情中人——对于他们来说，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自然是日常功课；嗜血成性，朝生暮死，同样是寻常故事。像宁愿快乐至死，也不向官府低头的张横；像双峰山上的五条好汉：寒毛、顺风、千张、柿饼、鱼煤，明知两位武林高手要取他们的性命，却带着“人生在世如朝露，英雄大业竟未成”的遗憾服毒自杀，也不让两位高手的风月剑和金瓶梅，弄脏了他们的脖子。舒飞廉笔下的江湖人生是多样的，也是不可把握的，他写及的人物也囊括了市井社会的各色人等：流离士人，从良名妓，江洋大盗……可见世间本无所谓“江湖”，却处处都是江湖，只要有人，有人心，有人情世故，就免不了打打杀杀，就免不了明争暗斗，当

然，也免不了男欢女爱，免不了儿女情长……人世间所有的恩怨得失、爱恨情仇，也唯有在江湖的世界中才看得格外分明。

中国古典的志异与传奇，原有着一脉相承的文人传统。我觉得，舒飞廉的《阮途记》虽然汲取了现代武侠小说的某些营养，其实仍可划归于志异与传奇一途，乃是文人创作的另一种面目。舒飞廉本人亦已点明，《阮途记》中的故事，分别取材于《续齐谐记》《柳毅传》《笑林广记》，乃至《浮生六记》《阅微草堂笔记》等书——其中《阮途记》一文，居然取材于日本文人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可见舒飞廉的阅读之丰富，趣味之庞杂。而我本人亦曾迷恋过铃木牧之笔下的雪境，以之与舒飞廉的文字两相对照，则更是别富一番情致。